



# 大邑文史資料 述評

政协大邑县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一日

## 目 录

建昌道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之始末

张焯宜 杨斐成

雾中山的沿革、概貌与现存文物

胡 亮

解放前我经历的货币变化

刘有江

## 建昌道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之始末

张焯宜 杨斐成

二十年代，建昌道之最高学府为“建昌道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当年的建昌道辖四州二十八县，大邑为建昌道邛州的属县之一。

辛亥革命后，彻底废除科举考试，实行新学制，普遍设立学校，四川各道都先后设立了师范学校，以应培训师资之需。建昌道乃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始由道尹黄崇麟召集所属州县绅商议事，筹建“建昌道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并报经省府批准，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秋季招收学生。

“建师”建立后，仅度过了十个春秋，于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因经费无着而停办。统计十年内，“建师”招收了七届学生，按入学年月编次，定为一、二、三、四、五、六、七班。除了一至五班学生届时毕业外，其六、七两届学生在“建师”停办后并入了“宁、邛、雅联合立中学”高中部肄业。所以，实际取得“建师”学籍的学生只有第一届至第五届的学生。

“建师”校址设在建昌道首府雅州的逊清游击衙门。前临游府街，后倚苍坪山，规模宏伟，地址适中，碧瓦红墙，浓荫掩映。建校之始，设备即初具规模，有阅览室、游艺室、音乐室、图书仪器室、校医室等；学校辟有大操场，可容千人集会和开展篮球、足球等体育活动；学校还办有附属小学，是“建师”学生学习实践的基地。

“建师”成立后，由于班次增加，学校又将邻近城隍庙戏楼和其他建筑物征用，扩建为学生食堂和宿舍，继而又扩建了附小的教学和办公用楼一幢，面积比原来大得多了。一九三二年，学校停办，校舍相继为西康省保安司令部等军事机关占用。

“建师”建校之初，学制定为五年，分为预科班（一年）、正科班（四年）。从一九二五年秋招收第三班学生起，又改行六年新学制：前三年为前期师范，后三年为后期师范，并按照培训目标分为国文史地组，数理化组、美术工艺组、音体组、外语组等五个组别，意在使学生的学习专业各有侧重，毕业后更好适应工作的要求。但这一学制仅在第三班实行了两学期即告取消，原因是分组后教学设备（特别是自然科所需之

实验仪器设备)和有关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分校其名而无其实，纸上谈兵，理论与实际脱节，不为人所告吹。

“建师”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与普通中学一致，设有国文、语法、文字学、历史、地理、外文、算数、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卫生、公民、音乐、图画、体操、三民主义等。除此之外，还增设了师范教育课程：论理、心理、教育、教学法、经济学等。

“建师”自创办之日起，就不惜以重金礼聘教员(特别是文科教员)，但后来由于经费仰给各县，又常力不从心。在建师上课的教员，主要有两类：一是逊请的耆宿。例如：雅安拔贡余述光、举人贾鸣全(授文字学和秦汉文)、犍为拔贡谢世宣(授经史)、廪生盛静瞻(授唐宋文)。另一类是新派大学生。例如：东南大学的张学人，北大的唐世芳，师大的王道昌。此外，尚聘了外籍教员美国传教士燕牧师夫妇和史密斯教英语。总之，这些教师在当时都是有声誉，有资历，学识渊博，富有经验的“名牌”。

“建师”招收新生，先由道属各州县教育局考查考试，合格的才向学校保送，没有凭人情入学的。学

校对各县保送来校的学生名额有一定的限制，这就是上等县八名、中等县四名、下等县一至二名。其录取过程是：先由各县对所保送的学生进行初试，合格之后再推举参加复试，复试合格才由学校正式通知录取。在第一届、第二届招生时，大邑县初试录取了八名，经复试后录取了四名。一九二五年以后招生，则取消了复试，直接由各州县教育局按分配名额一次录取，保送入学肄业。各县教育局则要求按照规定录取的学生及家长填写保证书，主要条款是：不得中途退学，毕业之后得服务桑梓，从事教育工作三年，方能改变职业。如果违背上述保证，则要求赔偿历年所享受的全部公费。统计大邑在“建师”肄业的学生有：陈树軒（道渊）、李长茂（云凡）、王肇熊（兆南）、朱国治（季平）、陈发方（厚安）、张肇振（焯宜）、李宗典（尧光）、李长盛（柏霖）、唐廷儒（敬敷）、杨含章（斐成）、王敬度、蔡润民、付一荣、张宝华、王国瑞、高中林、育子卿、舒正邦等十八人。

“建师”的学生享受公费。学杂书籍、伙食等费用也由学校负担，甚至床席也由学校发给。第一、二、三届学生，每人发给黑色学生制服一套，制帽上缀帽

徽一枚，上署“建师”二字。学校规定，学生外出，必须佩戴整齐，仪表庄重，以资识别。

“建师”的学生，多数出身寒门，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思想活跃，当年雅州的农民抗粮斗争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救亡运动，均有一些“建师”的学生参加。由于学制年限偏长，又受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中途辍学，谋一枝之栖的学生不少。至于学生投考前向各县教育当局所具之保结，各地又从未执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专业思想的树立。

“建师”的经费，由道属四州二十八县筹办缴纳，在粮税附加中拨付。第一至四班期内，由各县直接汇款到学校。其时，大邑县每届保送“建师”学生四人，负担教育经费大洋贰百元，从未拖欠。第五班（一九二七年）以后，学校当局修改规章，要求各学生入校时缴纳学杂各费大洋贰拾元。此款由各县教育局在开学前发给每个学生，由他携款到校交纳。大邑县在陈文炜、李吉人、张明远等先生执掌教育局时，是按时向大邑赴建师读书的学生如数兑现了的。除此项学费之外，由各州县承担的办学经费，仍由各县按期汇交。但因各县教育局长更迭，缴款态度也不一样，拖欠现

象开始发生，学校也只好派人分赴各州县坐催了。

“建师”的行政上设教务、训育、庶务三处，分管学校的政治思想、教学和后勤。首任校长杨万柯、犍为人。他聘请北大毕业的杨福林为教务长、唐世芳为训育主任，二人为犍为人，人称犍为帮。

一九二三年秋开学后，四川督理杨森，突然中途委任彭仕泉为校长。彭专程由成都赶赴雅州接事，杨则拒绝移交，声称防军不得干预学校行政事务，迫使学生赶走了彭仕泉。之后，杨担心驻军以暴力相加，就带上校印，率领大部份师生乘筏南下，希望获得乐山驻军陈洪范师的支持保护，就地行课。岂料陈师长不敢留宾，致使杨进退维谷，不得已向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求援。省政府在获悉内情后，为了缓和局势，另委峨嵋人魏崇元作校长，杨万柯才同意移交去职。与此同时，雅安驻军蓝文彬旅长又委派雅安人余某为校长。为了抵制教厅委派的校长魏崇元就职，蓝派部队进驻建昌道师范，占据了学校。魏恐于驻军干涉，商得教厅同意，暂时将学校迁至夹江惠灵庵上课。由于有的教师不愿赴夹江，课程开不全，学生意见大，家长怨言，各州县教育局也议论纷纷，表示抗议。在

夹江上课一学期，魏校长被迫辞职。

一九二六年春，省厅又另委乐山黄一仁长校，经过多方奔走，将乐山师生收回，合并在雅州本校上课，结束了分裂的危机。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产生了部份州县抗命不交办学经费，部份学生又中途辍学，黄以进省述职为名，将校长委托教务长王碧儒代理，去后却永不复返。

黄离职径去，学校工作陷于停顿，连一九二六年的招生工作也停止了。为了早日结束这一局面，省教育厅又委派青神人陈耀然任校长。经过陈的多方斡旋，蓝旅的军队从学校撤出，学校才逐渐恢复正常。一九二七年秋又恢复招生。不久，陈耀然校长又辞职，省教育厅委任张子钦为校长。张接事不久，二十四军军长、西康省省主席刘文辉以该校常生事端，急需整肃的名义，另委北大毕业的西昌人张缉为校长。张子钦改为教务长。张缉不久下台，张道波(秉法)、吴云台(炯章)、孙德明(述尧)、蔡法成等人又先后兼任校长。“建师”从筹建到停办其间不过十年，而任命的校长竟有十一位之多(其中代理校长未统计)，其任期最长者不过两年，短者仅半学期，如此动荡不安的频繁更迭，

实乃由军阀割据操纵所致。名噪一时的建师，怎能拗得过破败灭亡的厄运呢！

## 雾中山的沿革、概貌与现存文物

胡亮

雾中山是一九八二年经大邑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也是一九八七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听说不久，四川省人民政府也将把它列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将它的历史沿革、概貌与现存文物情况诉诸于后，请予指教。

### 历史沿革

雾中山，在大邑县城北二十三公里，海拔二千多米，因常被云遮雾绕，故名“雾中山”。明朝著名文学家杨慎在《雾中山开化寺碑记》中说：“大邑，蜀之望县也。斜江、干溪合流于其前，鹤鸣、雾山环绕于其后。沃野千里，名于三蜀；仙佛同源，萃于二山。鹤鸣二十四洞，张道陵之所登真也；雾山一百八盘，僧腾兰之所卓锡也。……相传西汉时，此境时有金色布地，玉砌天峦，异相无穷……至汉永平十六年，始建旌特，刻摩腾、法兰两尊者迹所止。”根据这则记载，可知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即公元73年，印度

的高僧摩腾就在雾中山建了寺庙，传播佛法。杨慎是大学问家，他是不会随意乱说的。

大邑县志载，自从迦叶摩腾在雾中山建立普照寺后，西晋永嘉年间，高僧佛图澄曾经住持此寺，奉皇帝敕旨，建寺额：“天城山显应寺”。唐高宗显庆年间，僧伽长者显述于此，复蒙皇帝敕旨，赐寺额：“雾中普照寺”。高宗并且下令，减少该寺田赋。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川，雾中寺庙大部被毁于兵火。明朝永乐年间，天竺国大宝法王嘱咐他的高足弟子旃檀普答舍耶说：“你到中国蜀而去吧！”随即旃檀普答舍耶到雾中山招收弟子，修复寺庙。宣德七年奉敕，每岁征收二州八县钱粮，作为培修寺庙、光大禅林之用。正统八年，敕赐寺额：“天国山开化禅寺”。正统十一年，明英宗朱祁镇，敕赐旃檀普答舍耶的徒弟铁纳星曷法名圆藏贡关，叫他继承旃檀普答舍耶为雾中山开化寺住持。并在雾中山设立相当府一级的僧纲司，授与铁纳星曷都纲之职，发给象牙图章。

由于雾中山丛林禅教源远流长，历代又有过许多名声远播的和尚作住持，所以梵刹一代胜过一代。到了明朝极盛时期，雾中有九关、九寺、六十八院、一

百八盘、七十二峰，规模相当宏大，因而有“大和尚万万五，小和尚不消数”的说法。明嘉庆时期，任过上川南道布政司右参议的胡直撰写《开化寺碑记》有这么一段话：“（雾中山）宜植佳茗，不能谷。僧徒数千人，以茗易谷，不徒手而食”。明朝文学家，隆庆年间任过御史的王沂，在《游雾中山记》中也说：“（雾中山）两河以北，龙窝以南，方数十里，株宇错落，皆缁舍，绝无杂居。……若僧厨佛宇，鳞次星斗，列于寺之四围者，不可胜数，削发而处者数千人。”其禅林之盛、庙宇之多、僧徒之众的状况，就不难想象了。

### 现存文物古迹

现在的雾中山，随处都能看到明代及明代前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如台阶、柱础、神台、海漫、踏道、照壁、牌坊等等。一九八七年，我们文管所通过一月多的调查勘测，得知雾中山在明代及明代前的建筑面积达四十多万平方米，其规模可与一个中等城市相比。虽然自明末清初和以后的“十年文革”，雾中山迭遭劫难，但它的风韵犹在，存留至今的景观名胜、文物古迹仍然不少，举其要者：

1、青霞峰：位于雾中山入口处。其地两山夹峙，崔嵬插天。树木丛草附生于岩石上，茂密葱郁，青翠欲滴。升腾的气雾，婀娜多姿，时时轻浮于山表，景象十分迷人。这里，溪水潺湲，傍着一条弯曲的小径延伸三华里处，便是碧玉潭。潭水清澈见底，间有游鱼。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文同，极爱此地。他除了在两处岩壁上分别题刻“青霞峰”、“碧玉潭”六个大字外，还写了“千岩角逐互吞吐，一峰拔起矜崔嵬；日光微漏见潭底，水气上薄云成堆”的诗句。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也对此赞誉说：“青霞峰、碧玉潭皆雾中佳处。”长期的风侵雨蚀，青霞峰三字以致模糊难辨，以后经明代的文学家王圻作过一次补书。碧玉潭三字也因尘土的堆掩而被埋没，一九八七年我们进行文物普查时，始将它从泥土中挖掘出来。现呈现于人们眼帘中的“碧玉潭”字体，雄浑圆润，笔力遒劲。字径二尺见方，可供鉴赏。

2、接王亭，据明朝文学家王圻的《游雾山记》说：“如是复一里达接王亭，其中绀宫丛宇盛皆洪武时修，壮哉！一大祇园也。按碑，亦汉永平时所创，后昭烈帝来游于此，遂有是名。”接王亭前，有一条

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百余处的金带碑道，有一座明朝万历年间的修建的单檐歇山顶石照壁（一九八八年七月为一株吹倒的大树压塌，今春县文管所已将其修复）。照壁上的浮雕团龙及鸟兽图案等均极精致。格外有王靖题的“霍峰关”石坊一座（一九六二年因挖煤炭洞倒毁，目前，县文管所和雾山乡政府正在修复中），迥异明代雕刻的石狮一对，还有紫柏（俗称红豆杉）一株，胸围达五米五，估计为六朝时植，迄今一千五百余年了。接王亭现保存着中殿及厢房等清代建筑三十多间。

3、欵城、玉龙吟摩岩石刻：接王亭左侧，一径从松林中穿出，踏跨有长3.6米，宽1.1米的长方形龛一个。龛内阴刻“欵城”两个大字，字径1.2米。字从碑体化出，艺术价值较高，为明朝嘉靖年间中书舍人梁实所书。左侧刻题记一则：“戊寅秋（明万历六年），临邛梁实、余公、祈公、雷公、胤公、嗣邑人叶凤飞、王道卿、蒙耽心同游”。

过欵城，沿小径而前，四面山形如堵，中有农舍数椽，居处甚简，难以远眺，惟有朝天仰头。故名“仰天窝”。从这里过飞瀑桥，崖边有玉龙吟摩岩题

刻，字径约一米，楷书，笔势刚中见柔，亦书法中佳品，不知何人写。左下角只署“万历戊戌题（明万历26年）。”

4、天国名山坊：离玉龙吟，过圣泉、飞仙石、龙首岩、四会亭，步垂带踏道而上，就是“天国名山”坊了。坊为单檐歇山顶四柱三楼式石构建筑。面阔三间8.5米，通高6.78米。施五跳，铺用斗拱8攒。额板上阴刻“天国名山”四个大字。背面阴刻“西惟灵阙”四个大字。正楼柱上刻的对联是：“春水夏云，秋月冬风，宝地占四时之景；西瞿东胜，北庐南瞻，京天统万法之宗。”侧楼柱上的刻联是：“天下无双地，雾中第一山。”

据清同治版《大邑县志》卷11坊表载：“天国名山坊，款署成都升庵题”，为明代状元杨慎的佳作。

天国名山坊前边和后边大约十米处，有龙凤石照壁各二，均建于明代，系插屏式石构建筑，分为左右二壁。左壁浮雕飞龙两条，右壁浮雕飞凤两只，雕艺堪称精湛。

5、青雾梵天坊：从天国名山坊前行，过漱云桥、净土桥（两桥均建于明代），沿石级而上为“青雾梵天”

坊。该坊系单檐歇山顶、四柱楼式石构建筑。正面阴刻“青雾梵天”四个大字，款署嘉靖任成（明嘉清七年天官（吏部尚书）绵州高简题、进士杨抱鹤书、知县杨佐立。额版背面阴刻“金光绚宇”四个大字。普柏坊上施补间铺作四攒；柱头上施柱头铺作二攒，均为二跳五铺作。额坊前后有浮雕人物、骏马图案。该坊造型雄伟，堪称现在成都地区明代坊表的代表作。

青雾梵天坊正前方约十米处，有石狮一对，分踞左右，造型优美，刻工精细，显系明代遗物。

与石狮相向而立，距二十多米处，有一石砌照壁。该照壁系单檐歇山顶石构建筑，4柱3间，面阔6.1米，高6.3米。照壁正面有透雕飞凤及花草图案。壁柱及补间施五铺作斗拱6攒。柱子下部施兽形抱石鼓。左侧有“明万历十四年”题记一则。

6、开化寺：开化寺为雾中山中心寺庙，明朝极盛时期，僧厨佛宇连绵数里。明末清初遭兵火后，本来尚存有明永乐十三年重建的大雄宝殿等高大建筑数十间及铜铁佛像、铜铁钟等文物。不幸毁于文革浩劫时期，令人叹憾。现仅存金刚、天王两殿明代建筑数十间及明朝宰相万安撰文，明朝宰相杨廷和书丹的《开